

有一天我在 SKYPE 上看见西班牙人上线了,这很不寻常,而且一连好多天都看他挂在网上,我终于忍不住问,你不是痛恨科技产品、决心当个不会原始人吗?你还用旧式键盘手机呢,为什么在线那么多天?

他说他在在线等一个希腊的音乐家,他得跟他谈些事情,就这样等了几天也没等到人,他不禁开始抱怨希腊人的时间观念多么糟糕。

我顿时震惊了,西班牙人竟然也有资格抱怨别人的时间观念?他说,哦你不懂的,希腊人的时间观念比西班牙人还糟,比希腊人还差的是巴尔干半岛的,至于更糟糕的就是南美洲的人,越往南越失控。

我更加惊讶了,原来在不守时民族的世界里面,也是泾渭分明的。

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跟西班牙人生活在一起,身边的朋友大多是在纽约攻读博士学位的西班牙语系人士,包括了西班牙人跟中南美洲讲西班牙语国家的同学,直到脱离了那个状态后,才发现原来曾经生活在那么令人崩溃的环境中,崩溃归崩溃,想来有点好笑。

西班牙民族的时间感出名地不准,绝大部分情况,是迟到、拖延、无边际地等待,但也有例外,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驻守巴塞罗那市区,他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写道:

有一个西班牙语单词,没有哪个外国人没领教过,那就是 mañana——“明天”(字面意思是“早

晨”)。只要有可能,今天的事必然拖到明天。这个问题如此严重,以致西班牙人自己也拿它当笑话。在西班牙,小至就餐大到战斗,很少有事先预定时间

聊天与吃饭谁重要

(纽约) 何曼庄

发生。通常事情都发生得太晚,但偶尔也会来得太早——因此你也不能指望它们会迟到。

活在太平时代的西班牙人们,mañana 的定义更加宽广无边,他们对于拖延的坚持似乎高过一切,包括吃。

我的胃是一个正常运作的胃,早上醒来肚子会饿,午餐要在太阳最高的时段吃,我认为既然学校机构都把午休定在十二点,那就是让你在那个时间吃饭的意思,我理想中

大的午餐有热食是最好的,再不济也得有主食,比方说路边卖的三明治,晚餐要是没有吃个饱,那可撑不到睡前。再说,除了三餐以外的时间,我平均每个小时会想到一次吃的事情,吃完这一餐就会想下一餐该怎么办,还吃宵夜,看电视电影看到人吃东西就会跟着想吃,经常需要嚼食零食。

跟西班牙人约早餐那是不用想了,首先早晨的定义就搞不清楚。你跟他约早上,那个字面是早上,但是对他来说是“明天一整天”的意思。至于午餐与晚餐,是西班牙民族与主流世界进行文化对决的战场,在西班牙,午餐时间

应该发生在下午两点到五点之间,也可能从两点一直进行到五点,西班牙的公务员经常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家吃午餐,因为西班牙的公共机构午休就是那么长。而晚餐时段

则更加失控,一般晚上的聚餐,会订在九点或十点,但等到人全数到齐坐满开席,差不多都十一点了。在晚上十二点的巴塞罗那街上走路,可以看到餐厅里人满为患,这种时段要上饭馆等一张桌子可能得排队,为了等吃晚餐,我经常处于饥饿边缘。

饥饿让我接近崩溃,但同伴似乎无法理解我的痛苦,在西班牙人的逻辑中,简直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有人为了吃东西从床上爬起来呢?早上根本不会有食欲啊,喝一杯浓浓的 Espresso 浓缩咖啡就得了,最多吃一个小面包,大部分时间,什么也不吃。吃算什么呢?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更重要的事情呢。那么,什么事

情比吃饭更重要呢?西班牙人说,文化艺术的交流、意识的碰撞、智慧与劳动力的产出……后来我观察了好多年,发现那些伟大的课题,到头来只实践在一件事情上:聊天。在三餐中以及三餐之间,大部分的时间都被聊天占满了,十个人有十个人的聊法,两个人有两个人的聊法,更有甚者,就算只有一个人在讲,也能独个把钟头。热衷聊天的西班牙人们经常忘记时间的流逝,忘记饥饿。我最大的问题,大概就是从没把西语学好,没能好好聊天吧。

近来在科学杂志上有篇文章讲到,西班牙语是“最快乐的语种”,不是因为他语速、节奏都很明快,基于量化分析西班牙语中惯用词句的研究,这个民族倾向把话往光明面讲,所以越聊越劲头、越兴奋就越停不下来。该研究还说,中文是“最不开心的语言”,此时我肚子又饿了,心想比起聊天,我还是觉得吃饭重要。

元宵灯谜

张文元
此地择居正合适
(四字礼品类别)
昨日谜面:首日相聚
(四字乐坛称谓)
谜底:第一天团

一年一度的“三八节”又过去了。虽说自己是个老爷们,本不该跟这节日有什么关系,但近些年来,与此相关的一些情况和现象,却使我有些感慨,骨鲠在喉,还是一吐为快吧。

“三八节”的全称应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一百多年前的 1909 年 3 月 8 日,美国芝加哥的女工们集会示威,争取自由平等、妇女解放的权利。第二年,在德国著名社会主义者、国际妇女运动先驱蔡特金的倡导下,“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正式定名,从此成为全世界妇女的共同努力。我国在大革命的 1925 年将它引进,1949 年政府更把它定为正式节日。由此看来,这应该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节日,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和丰富的社会内容,核心应该是妇女解放,争取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权利。然而,近年来,这些主旨都淡化了,广大劳动妇女,包括女工们,尤其是女农民工们,已经不再是节日活动的主人,她们渴望争取到的许多权利逐渐被人们淡忘,在有些场合,甚至已经被边缘化。尽管有些地区或单位在这一天还会评定、表彰一些女劳模、女先进工作者,但影响已远不如以前。更多的时候,尤其是基

近日获悉,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公交北嘉线完成使命,于 3 月下旬退出历史舞台。北嘉线是建国后嘉定第一条公交线路,也曾是嘉定与市区的唯一交通纽带,我作为嘉定人,闻讯后就像突然要与一个睽违多年的老朋友彻底告别,心中不免惆怅、伤感。曾经,我的家与北嘉线是那样相依相亲……

1958 年,北嘉线诞生那一年,爸爸大学毕业,从南京分配至嘉定,就是坐着北嘉线去单位报到的。车的颠簸中,这个目光炯炯的外乡小伙子也许不会想到,这辆车、这趟行程将改变他的一生。最初,北嘉线的终点站在嘉定西门,后来妈妈工作的嘉定县人民医院(现为区中心医院)就在附近。爸爸经常骑自行车一前一后带着姐姐和我,等妈妈下班。那个点正是北嘉线的末班车发车时间。沪宜公路婆婆的树影下,北嘉线行驶在夜色中,后面是我们快乐的一家人。“西门,妈妈单位;城中,我们的家;南门,爸爸学校;棕坊桥,邻居朱伯伯老家……”爸爸介绍着每一个站点以及和我家的关联。

我渐渐地长大。先是姐姐后轮到我,乘着北嘉线开启了自己的人生之

一年一度的“三八节”又过去了。虽说自己是个老爷们,本不该跟这节日有什么关系,但近些年来,与此相关的一些情况和现象,却使我有些感慨,骨鲠在喉,还是一吐为快吧。

“三八节”的全称应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一百多年前的 1909 年 3 月 8 日,美国芝加哥的女工们集会示威,争取自由平等、妇女解放的权利。第二年,在德国著名社会主义者、国际妇女运动先驱蔡特金的倡导下,“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正式定名,从此成为全世界妇女的共同努力。我国在大革命的 1925 年将它引进,1949 年政府更把它定为正式节日。由此看来,这应该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节日,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和丰富的社会内容,核心应该是妇女解放,争取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权利。然而,近年来,这些主旨都淡化了,广大劳动妇女,包括女工们,尤其是女农民工们,已经不再是节日活动的主人,她们渴望争取到的许多权利逐渐被人们淡忘,在有些场合,甚至已经被边缘化。尽管有些地区或单位在这一天还会评定、表彰一些女劳模、女先进工作者,但影响已远不如以前。更多的时候,尤其是基

“三八节”少了什么?

过传忠

层、民营单位、社会上,女工、女农民工们连半天的休假也得不到保证,其它就更没什么可说了。

另一方面,这一天又很热闹。在商场、在娱乐休闲场所、在高档华丽的交际场合,这一天成了难得抓住的商机。高级服装、高档首饰、化妆品、奢侈品,琳琅满目,吃喝玩乐更是花样不断翻新,似乎这些才是妇女需要的全部。有些地方还公开张扬,要求男士送礼。节日送礼,本无可非议,但一定要奉上如此昂贵的东西吗?就不能送些价廉物美、更有文化内涵的纪念品吗?此外,还要和“国际”接轨,于是,大批女性去国外抢购奢侈品,去韩国做整容手术,似乎不如此就谈不上身份和地位了。有的店家干脆把“妇女节”写成了“女人节”,于是,这一天真成了“女人消费节”、“女性享乐节”——与初衷相距何其远矣。

我倒不是提倡返回到几十年前,让妇女们穿着统一的“列宁装”去义务劳动。时代不同了,经

济条件改善了,休闲、娱乐本身并非坏事,它也是劳动和创造的收获与成果嘛。对劳动,也不能机械理解,体力劳动是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就是有些“全职太太”,把精力投放在养育儿女和操持家务上,也自有价值和意义在,同样不应歧视。

问题在于不能走入另一极端,从此轻视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从此嘲笑创业奋斗,尤其是自主的奋斗。不能认为如今的世界进入了妇女应该由男性养活的年代,“妇女解放”的前景就是“金丝雀”的生活,说得轻些,这是偏见;说得重些,这是对妇女地位的歪曲。我曾注意到,有关方面不止一次地搞过民意测验,希望就业的妇女始终占大多数,因为女同胞们都懂得,充当“宠物”的日子并不美好,男男平等,共同劳动创造的生活是多年来先烈先贤们革命和改革的成果,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显示,作为一个值得纪念的节日,有关方面以及各级领导应该在这一点上多做些文章。

类似节日还很多,劳动节、青年节,尤其是新设立的烈士节,决不能只当成“美食节”和“旅游节”,一定要挖掘出它们深刻的内涵,这是我们文化生活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千万不可等闲视之。

再见了,北嘉线

杨 烨

一个高大的身影迎面而来,我看见他绽开的笑容:“我想你应该这班车到……”

像一朵不期而开的花,令人感动又神往。后来,我顺理成章地出嫁、生女,又买了私家车,就这样与北嘉线渐行渐远。但我依然思念故乡,孤独时喜欢眺望远方:都市的车流中哪趟是北嘉线呀,带我回家……

再见了,北嘉线!无数朋友在微信中感慨、回味亲情、乡情,怀念一个

时代的离去。那么,就像一句经典台词所言:当你不能够再拥有,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不忘记是必须的啊,无论时光荏苒、世事变迁,北嘉线所承载的爱与温暖,将永远滋养润着我的情感,芳香满怀,照亮人生!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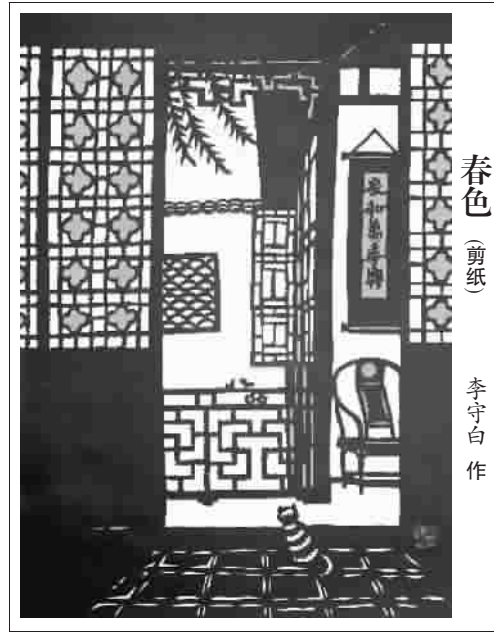
对父亲陆国华、母亲张凤岐而言,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抗战时期相识到相爱,他们是一对抗战恋人。

父亲生前曾告诉我,他 1920 年 9 月出生在江苏常熟一个普通的家庭,小时曾在天津读书长大。抗战时期,日军入侵天津后,他们一家逃到大后方云南昆明,此时,设在云南昆明的中国空军军官学校为抗日救国向全国招募 500 名飞行员。他被吸引,当时招募简章介绍,该校以孙中山“航空救国”为理念并由孙中山亲自创办。活跃在抗战前线的打击日本零式飞机的中美混合航空大队中,部分中国飞行员就毕业于该校,它是培养抗日精英的摇篮。父亲热血沸腾地报名参加了中国空军军官学校 21 期飞行班,在培训期间,他经天津老乡王长昇的介绍认识了已在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当助理干事的张凤岐,并恋爱。以后因为 21 期飞行班要到印度参加高强度训练而身体不适被迫离开该校,但他还是支持张凤岐在该校和以后的美国飞虎队积极抗日。他在 1946 年抗战结束后和张凤岐在上海结婚。父亲说,他最佩服母亲的两件事,一是为了抗日救国将婚期推迟到抗战结束后进行;二是“文革”受迫害时能克服困难,尽力照顾和精心培养孩子成长。

母亲则在回忆录中讲到:未到 20 岁的她,当时是 1941 年因为日本飞机大规模轰炸昆明,她实在无法继续读书而被迫离开了国立云南大学。以后经人介绍到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做助理干事,此后经王长昇介绍她到美国飞虎队器材供应处当英文打字员。直到 1945 年 11 月 14 日美国飞虎队专门派运输机将同样享受美国军人待遇的她和其他中方人员送至上海江湾机场。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抗战时为抗日救国效过力,解放后,为建设祖国出过力,他们夫妻经历过各种风风雨雨的考验依然相敬相爱。就像我母亲生前反复强调的:“我一生中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一是参加美国飞虎队抗日救国,二是当人民教师为培养祖国下一代做贡献。”

七夕会
时尚感觉

夜光杯



春色(剪纸)

李守白作

有朋友最近在微信上拉黑了他的一个朋友:“我发了个朋友圈说我肚子疼,他连发了十八条消息问我好点没……”

特别能理解这种做法,即便很多人也许看不懂,觉得人家这不是关心你么,这不是对你好么,再说这么一点小事你至于么!

真的至于的。虽然以前我们都提倡真诚,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掏心掏肺,大抵是好的。可是过了界限,接受方的不适感就会很强,甚至错觉在平行宇宙中多了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痴心前男友。十八条消息,回复变成重负,不回复又觉得辜负,累不累?活了三十几年

了,心里已经有了各种隐形的纵横交错的底线,就是《偷天陷阱》里漂亮的凯瑟琳泽塔琼斯小心翼翼穿过的那种——有时候所谓的朋友在酒席间一些不当的玩笑,在人群中几番隐私的表扬,对了,还有那些奇奇怪怪完全不懂得适可而止的托请,足够我们安静地不为人知地把对方送到人际关系的坟墓之中去,很难再还魂。

界限感是城市人交往最基本的礼貌。将这种说法推行到包括但不仅限于同辈关系的交往之中,都是通用的,比如父母与孩子,一味牺牲与无限付出的母爱,比如终

身不娶不嫁拉扯孩子长大,曾经被歌颂为道德的主流,但如今在更多教育理论之中,父母的情绪稳定与适度奉献,才是健康的、给孩子压力的亲缘关系。宇宙中的两条线,渐行渐近与渐行渐远都是常态,谁也别绑架着谁。这不只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解脱。无限付出的背后不可能是无欲无求,一旦索取不到心理价值的回报——这是极有可能的——付出方的心就很容易碎裂成一片一片。至于回报这种事情……你想想,总不能走马路上随便来个财主给了你几两银子,你就遍地找支草插标在头上卖身为奴吧?两

都市里的界限感

谢小囡